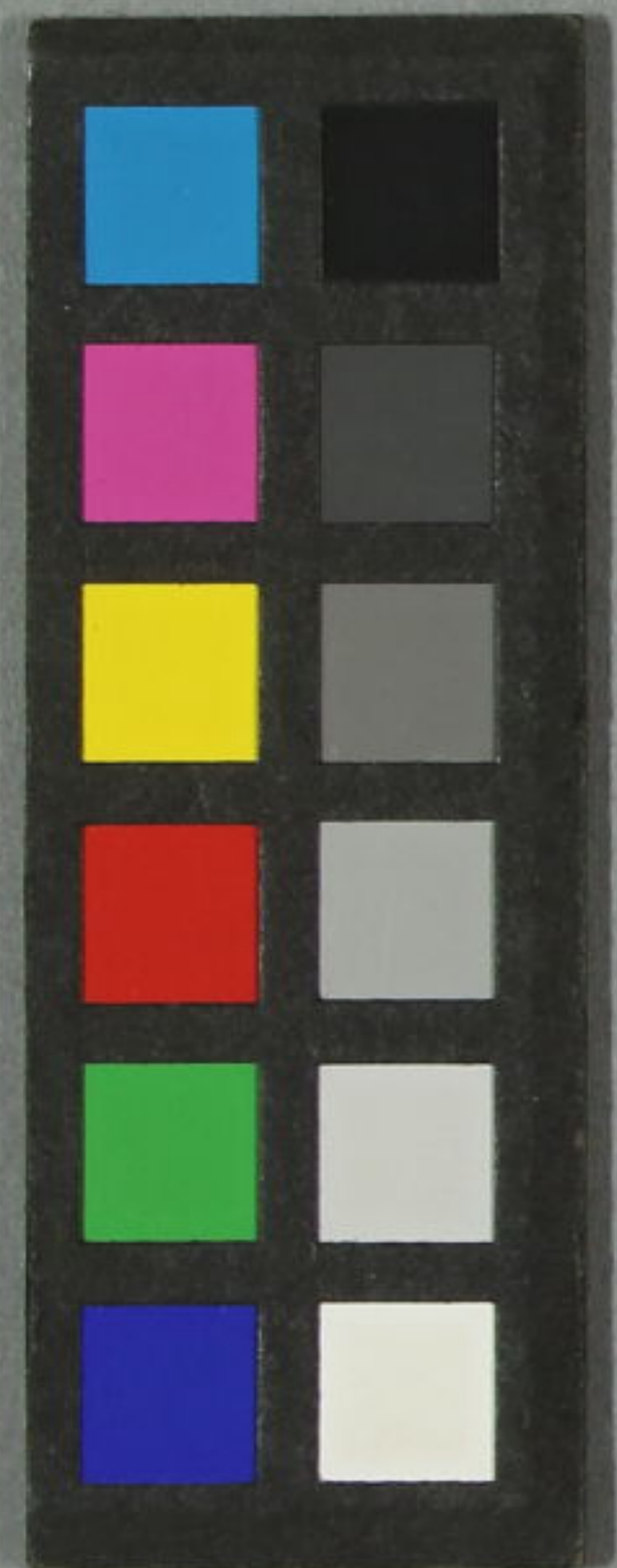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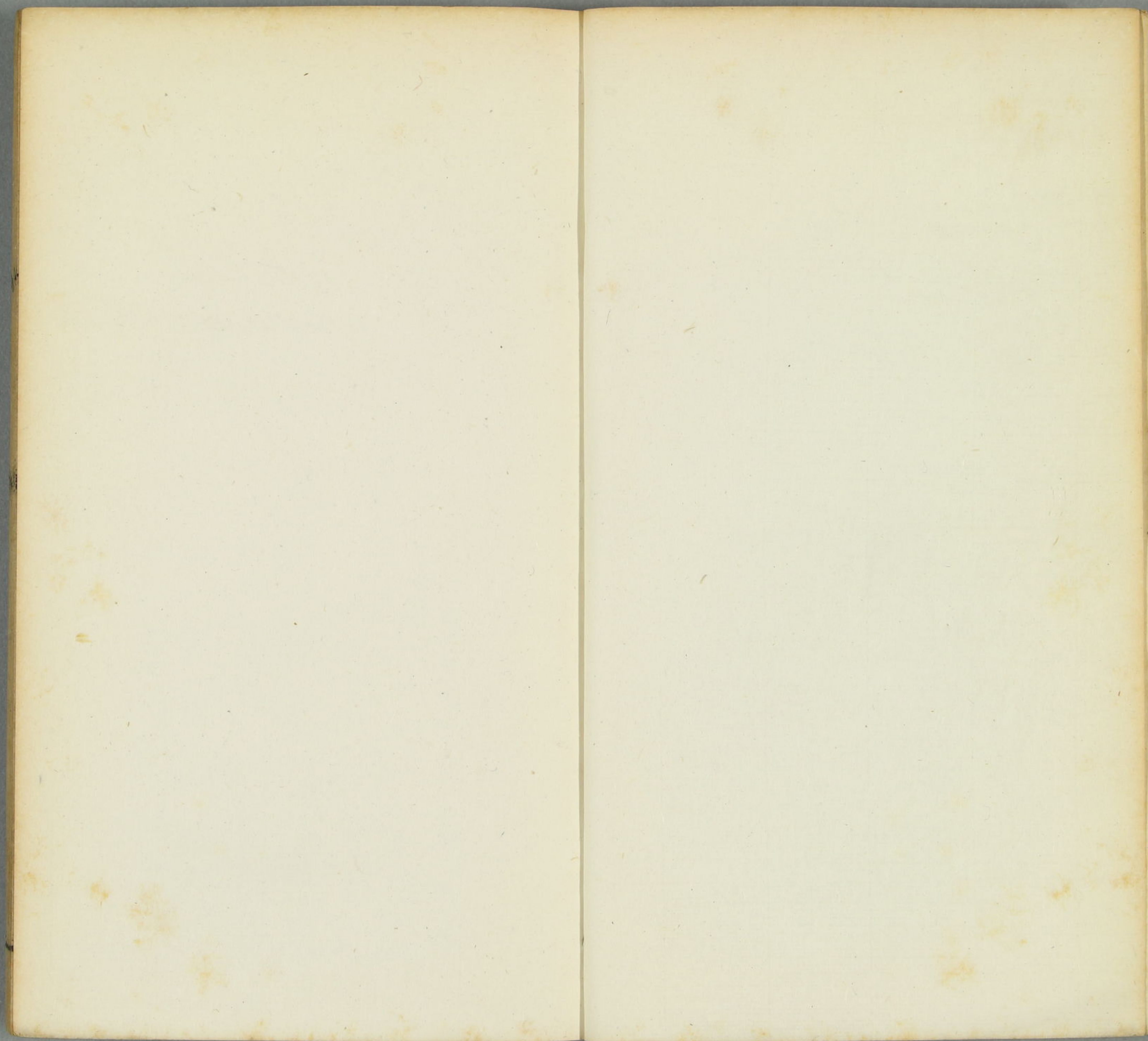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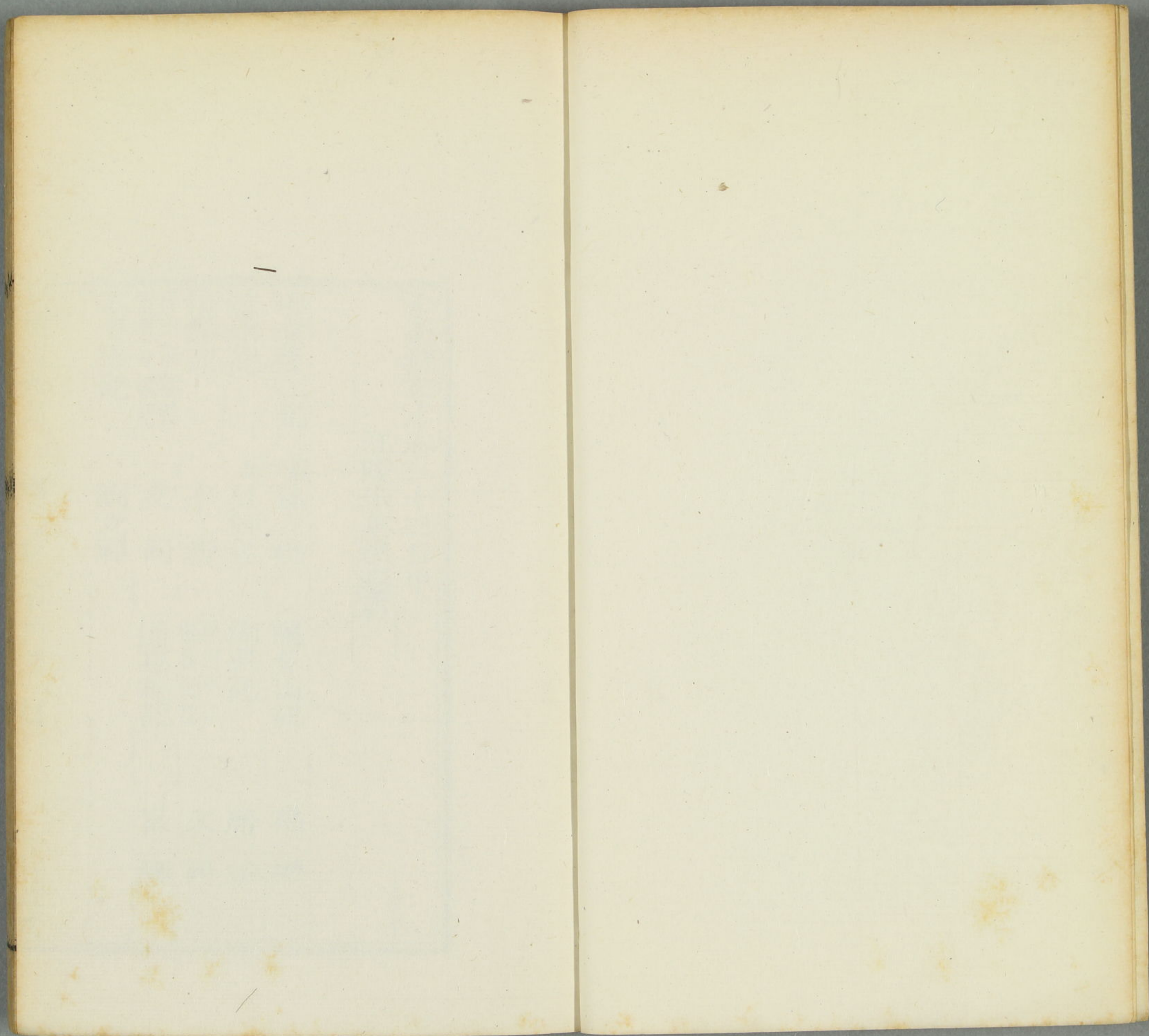
全蜀文志

和16
2033
18



和 10
2033
18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三目中

江陵朱雲煥退唐

梓潼移江記

唐孫樵

龍多山記

孫樵

導水記

宋吳師孟

淘渠記

席益

後谿記

李新

梓州中江縣新隄記

文同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文同

通惠橋記

袁輝

萬里橋記

劉光祖

全蜀稅文志卷三十三中升莽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記甲

梓潼移江記

唐孫樵

涪繚于郭迨城如蟠淫漲於秋狂瀾陸高突隄嚙涯包城蕩墟
 歲殺州民以為官憂榮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
 察使欲鑿江東壩地別為新江使東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即
 隄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
 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榮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扶
 全蜀稅文志

卷三十三中 記

讀月草堂



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訛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榮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飢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顯得不可榮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皆吾卒卒皆叛不可榮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固自役興以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牽縣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駁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即能先隄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榮陽公諾明日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

我家事將脫鄰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鄰民以榮陽公嘗為京兆既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羣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榮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歎曰民言不隄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濶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隄既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既以上聞有司劾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為褒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觀榮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龍多山記

肆百壹拾柒
孫樵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即山之趾得逕委延
舉武三千北出其顛氣象鮮妍孕成陰煙屹石巉巖別為東巖
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
又有侶乎飛檐連軒欒櫺交攢敲撐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
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據乳側脈膏停泓石俯對絕壑
杪臨蘭薄仙臺標異藁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蹟絕腹實而空
路由其中斷齟相望攀緣上下闐然而出矐見白日始時永嘉
飛直蓋羅人傳晉永嘉中有馮蓋羅者於此臺上學道焉蓋羅於此白日上升今臺下有碑誌存焉皆也元蹤



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僊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激泉
傳靈別壑絕明風閒境清寂寞無聲嘉木美竹岡巒爰植風來
怒黑雷動崖谷山禽崑獸捷翔牙鰲曉吟暄嘒聽之悽悽迴環
下矐萬類在目因山帶川青縈碧聯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居
於東日薄於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
漠漠漫漫曠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
透薄釋絲裂綺拆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來而遊泊車而休
登降信宿間見習熟始曰此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
汗此巖局乎且欲聞於穎陽之徒乎

全蜀秘文志

卷三十三中 記

讀月草堂

導水記

三
肆百貳拾柒
宋 吳師孟

叢爾小邦必有流通之水以濟民用藩鎮都會顧可闕歟雖有溝渠壅闕沮洳則春夏之交沈鬱湫底之氣漸染於居民淫而為疫癘譬諸人身氣血并凝而欲百骸之條暢其可得乎伊洛貫成周之中汾澮流絳郡之惡書之滌畎澮禮之報水庸周官之善溝防月令之導溝瀆皆是物也按史記蜀守冰鑿離堆穿二江成都之中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然則成都水行其中尙矣自高燕公駢乾符中築羅城堰糜棗分江水爲二道環城而東雖餘一脈如帶潛流於西北隅城下之鐵牕涓涓然閩黷所

及不能并蒙於一府歲久故道迷漫遂絕以故氣象枯燥而草木亦少滋澤其五門之南江及錦江二水之名最著而渠稍廣且汗瀦填闕或濺或漶則編戶夾街之小渠可知矣間有鬱攸蓄以無水故艱於撲滅蠹雖以甕貯水爲備然器小而善壞非應猝救焚之具故水不足用當平居無事時遑師氣象湮塞之生疾而火蓄之爲害歟自丞相呂公及今戶部尙書蔡公深惻民患欲尋故道以達之而所遣吏類皆苟簡不能體二公之意中作而罷今寶文王公勤郵民隱目觀水事惻然疚懷博訪耆艾得老僧寶月大師惟簡言往時水自西北隅入城累甃爲渠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三中 記

讀月草堂

涑作激

廢址尙在若跡其原可得故道遂選委成都令李偲行視果得
西門城之鐵牕之石渠故基循渠而上僅十里至曹波堰接上
游溉餘之棄水至大市橋奉以水樽而導之其水樽卽中原之
激槽也自西門循大逵而東注於衆小渠又西南隅至窰務前
閘南流之水自南鐵牕入城於是二渠既醜股引而東派別爲
四六溝脈散於居民夾街之渠而輻湊於米市橋之瀆其委也
又東匯於東門而入於江衆渠皆順流而駛有建瓴之勢而無
漱齧之虞回祿之患隨處有備又頗得以涑澣滌濯焉歲或霖
澇脫有溢溢唯徹激槽則衆渠立漙矣凡爲激槽二木間三絕

四

肆百伍拾叁

街之渠二水井百有餘所而民自爲者隨宜增減不遂數焉經
始於仲春迄成於季秋言時計功盡如其素不妨民田不勞民
力不逆地勢而興除亡窮之利害古之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宜
無間然彼王褒紀三篇之迹廉范播五袴之謠乃一時褒德之
美言與夫千載澤民之實惠可同日而論其事以備來者之詢考

淘渠記

席益

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環街大渠其餘小渠本起無所考各隨
徑術枝分根連同赴大渠以流其惡故事首春一導渠歲久令
瀆遂懈而壅大觀丁亥冬益之先人鎮蜀城中積潦滿道戊子

全蜀統志

卷三十三中

記

讀月草堂

春始講溝洫之政居人欣然具畚鍤待其行部使者議於臺邑
 子之無識者謗於里令既下知不可遏則又曹耦相與語曰未
 論其它積泥通達可若何先人聞之笑不為衰止既汙泥出渠
 農圃爭取以糞田道無著留至秋雨連日民不苦病士夫交口
 稱歎多向之議而謗者也後三十年益忝世官以春末視事夏
 暴雨城中渠堙無所鍾洩城外隄防亦久廢江水夜汎西門由
 鐵牕入與城中雨水合洄涌成濤瀨居人謹趨高阜地亟遣官
 捷薪土塞牕決小東門水口而注之江謹保廬舍又春夏之交
 大疫居人多死衆謂汙穢熏蒸之咎嗣歲春首修戊子之令邦

人知疇昔便利無異辭且補築大西門外隄役引江水入城如
 其故而作三斗門以節之舊是馬承受廨舍之南克寧第一營
 壘之北有汙池積水日深大雨則吞街衢為一池行人不戒誤
 蹈犯歲有死者鑿此地挹池之盈以匯於大渠築短垣以護池
 岸茲患遂弭是歲疫癘不作夏秋雨過道無涂潦邦人滋喜益
 謂僚吏歲二月循行國邑通達溝瀆毋有障塞此王者之政今
 長民之所當務也且前事可師獨廢之何對曰淘渠之令歲亦
 一舉行里胥執府符為醉飽左契爾如豪舉之室屋權要之官
 存誰敢陪視其通塞者編戶細人慮不及遠每早夜叫呼于門

得所欲則去間有欲問者患不知其源委詢諸民吏各懷私意莫肯以實告故因循至此益曰今歲繪為圖以從事矣圖可據乎皆曰圖如不可據則時雨既降必有受弊之處今積陰每霽衢路如汎掃是圖之功也益曰邑之有溝渠猶人之有脈絡也一縷不通舉體皆病按圖而治之則纖毫無敢鬱滯者矣益刊圖以示後之君子有志於民意誠而令信於斯圖也將有考焉

後谿記

李新

大皂之水由羌域中來裂地壁山下合崑水東分為沱西北注成都離為內外二江其一自小橋入郫市有篤淵建昌安樂龜

化等八橋跨水高駢廣羅城徙內江繞浮竿南之萬里橋回內江自洛陽門至大東郭俱匯於合水尾其後溝洫堙塞圍亡灌漑人多疫癘天灾流行萬井皆涸不舒不洩物無精華太師魯公曩鎮全蜀使治水者循大皂之源得會仁錦江二鄉使餘之水自曹公堰導小渠承以木樽環武庫至西樓獨府第有水而城中無水太師魯公曰城皆吾家民皆吾子一草一木皆國中之利而清流不及何示不廣復鑿水谿於闕武堂後入諸部使者之寺與凡帑藏所在園夫復官支分派浹均受漏泉之賜道前日桔槔抱甕之苦月墮清泚無濁涇數斗之泥風迴漪漣過

靈河九里之潤公相既歸從帝舜游岩廊垂三十年矣後人間
 欲谿亦不治今龍學王公下車布政諮諏父老不作新奇盡循
 太師魯公之治數月而政成濬開後谿故道水行如昔邦人驚
 喜再還舊觀且楚為掩為司馬鳩敷澤敷疆潦規堰瀦町原防
 以授子木君子猶以為禮是溪之成忘者惡修忘者不修乃指
 為燕遊張本夫不知光澤一方備預後世前人自有妙意其江
 山褫魄老不能書事概論始終以待久遠者究云

梓潼中江新隄記

文同

縣為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於縣之龍安鹿爬山初若二帶

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澗水會為一西至於羅江南至
 於陽平匯東南復吞旁流迺浩漾為洪波浮于縣之西郊歷坤
 隅勢頗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闕遂膠擊左岸土羸崩歲歲
 內蝕若剗以刃若掃以帚邑人懦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河
 內廢君子孟為之令將解去尚防遺弊及此即行視嘆曰是將
 禍於後者夫吾不為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是料材課工趣之
 成期補垣墊漏填築堅垣以循公而推乾之其夏大雨淫潦累
 集至此力不勝迺透迤讓行復走故道積澳累塗隱為金隄望
 之岌然直偃橫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旅聚謹誦躍詠

謂令德老穉一口共曰秦之冰唐之兼瓊嘗以水利遺民民至於今神祀之吾廖君殄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以報之哉謹當誠告子孫卽其地以祀世世不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爲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逕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夫蒙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於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詣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迺爲論次其所

以云隄凡大小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旣成無有一議不可者噫如君者賢令矣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文同

上卽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旣成其令郭君經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於邑人文同曰經潤辭不佞竊廩食於此伏自念終無施短才立異效鄉者議與斯民興是役以利其往來此前人憚勞畏譏久而不克爲之者工今休矣問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實不艱其供而咸謂其當然者經潤辭輒不愧宜具文紀其上敢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亡窮經潤辭幸矣同曰唯

唯二君之治端幹明以潔使人謹已聞之長老舊無有也均絲
 賦平訴訟它人蓋亦有能之者夫何足書是舉也同嘗觀二君
 之為乃有志於行愛惠之深者勞躬瘁心旦夕惕勵暴外風露
 曾不以懈勤王事恤民隱古之賢吏凡不過此是可書爾二君
 雖不見屬同亦將件次休績揭諸華表之末以視於後人況二
 君所以來之意誠且愿耶謹不避遜為之詞云維縣為梓之所
 領西上府治蓋百有三十里叢岡沓嶺圖聚邑屋疆畛蹙陘號
 最險下然賓旅還過此焉要隙大氏閭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
 所仰二川產殖繪絲絺紵苾苾刺繡雕刻鏤冶之物與所市易

牛羸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它負羸羯抗蹶裂肩如水
 上下故北出之道路踵相織近郭有澗自東迤西橫匯出浹峭
 絕傾斷自昔經制有橋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祀至和甲午夏
 潦洚溢遠谿逆讓噎溜不瀉鑄厓嶝岍級礎崩納角楹翹虛羣
 版散墮日皎月陷以至大壓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擠溝馬還
 濟間則有矣維汾陽君為令之二年慈惠宣浹民實信賴諸敝
 已抹回力圖此因倡於眾曰是橋廢圯爾所痾悼予其爾復謂
 予何者萬口一和令謀我協不煩令指願進諸辦材糧交委日
 謁從事於是集斤鋸會錐錚治木伐石均功授巧維武昌君適

調此尉喜相厥後與令臯藻昏旭臨視犒饑豐美作息時節咸
樂其用無少倦猷始於卯仲冬之丁未訖甲辰孟春之壬子
撫棧朽堊一已絕手觀其橫虛亘遠妖矯虹截鉅載鉤擢攢扶
鎖縮覺直如削堅鞏如鑄屋簷縟緻阿榮跂竦湍瀨塘激無以
泐其固風日掀暴無以液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既而
行者止於者起田野阡隸閭閻賈僧提引稚幼扶翼耆耄聯行
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息欣喜如是累日始肯罷靜爰有
杖者倚柱而歌曰昔政之鄙浸以毀兮今治之賢倏以全兮興
事以時罔齎咨兮取用有度胡怨怒兮無貸之仁濟斯民兮不

十

肆百伍拾叁

朽之利安此地今同既為二君委以論議以詳言之矣復取杖
者之歌系於後刻石道下以承行人之思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記

通惠橋記

袁輝

益之南簡之西陵之北吾鄉在焉衝三州之會民閭僅千室而
商賈輪蹄往來憧憧不減大郡俯市門有長江漱其址江出源
餘霜山經龍淵歷漢陽而南趨岸蹙勢迅水驟至卽湍悍不可
禦昔之虹梁鶴表可恃以固者輒飄蕩無幾吏苦興廢雖古遺
愛至是亦多倦色民病涉久鄉僧士賢奮然以緣化從事卽舊
址架石磴而廣之巨若鼈背過者如步堂上又積石兩泮翼為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三中

記

讀月草堂

長隄延亘凡數十尋經費不貲未嘗以聞有司借民力而功成
水患遂弭經始於崇寧三年十月甲子落成於大觀元年二月
丁酉士賢請鄙文以誌余戲謂賢曰凡物載形象闕時數寧保
勿壞况石有時以泐濟凡庸悟昏曠出之沈淪俾造聖域其功
利孰與是多賢曰若然豈可無相亦安用子言為土圯木朽繩
絕船危石且然爾橋且然爾吾且妄作之子其為我妄余嘉僧
之誠能遊戲成如是功德竊願絺繪章句華豔其事為來者勸
適預能書隨計偕方伯戒行甚邇聊書歲月云大觀元年記

萬里橋記

劉光祖

維蜀慕王化通中國最為古遠載籍之傳尚矣至周武王牧野
之誓史官書之曰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則其附聲教識仁暴
概見於經矣獨秦見伐資以取楚儀錯之爭是也而儀城具有
至今自秦置守李冰通二渠為蜀萬世利今萬里橋之水蓋秦
渠也是蜀號陸海蕭何藉之以基漢漢興五六十載文翁守蜀
始取蜀秀民立學官教之學比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
下晚有揚雄氏續孟荀之絃於漢之既衰漢祀中絕公孫述竊
據蜀蜀人以死抗述者班班風節又凜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
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於可復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三中 記

讀月草堂

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而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業實宣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傅而迹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口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迹亦粗具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蓋受孔明之任以來由蜀走關道亦如之其於倫况

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道德勸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柏祠卽命葺之明年作祠廟於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今其遺跡所存尙多而萬里橋者迺通身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且易壞久且莫支則命增爲石魚醜水爲五道梁版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眈眈屋成繩繩巖巖翼翼都人大和會觀所未有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雖然茲橋也過而弗能玩玩全蜀統文志 卷三十三中 記 讀月草堂

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所懷風景抑末耳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嘗一日不在於中原也乎光祖忝公元僚公命光祖爲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萬世若曰橋美名與之爲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十三

參百肆拾伍

全蜀稅文志卷三十三目下

楊升菴先生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四馬橋記

宋 京 鏜

王公隄記

韓已百

灌縣治水記

明 盧 翊

景川曹侯
開道濬川記

陳南賓

渠縣重修
瑯琊四橋記

吳伯通

中江縣余
嶺新道記

張 翀

平墓頤灘記

安 磐

城東新泉記

黃景夔

全蜀稅文志

卷三十三下 目

讀月草堂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三 楊升菴先生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記甲

駟馬橋記

宋京鏗

出成都城北門不百步有橋舊名清遠凡自他道來成都者必
經焉清獻趙公所編成都集記最為精詳余因究清遠得名之
自則成都有橋七謂象應七星獨清遠不與及究司馬長卿題
柱之所名昇仙者乃在數然其說謂當在上流五里今之名昇
仙者在下流七里集記已疑其非古矣余謂長卿負飄飄凌雲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三下 記

讀月草堂

游天地之意氣發動趨長安時欲與蜀山川泄其不平其操筆
大書富於萬目睽睽之地決不在三家市無疑也況象應七星
之義其必屈曲連屬不應昇仙獨與他橋相遼絕陵谷有變移
而牘有缺遺竊意近時之清遠即昔日之昇仙不然九達之衝
百堞之旁一杠梁如此反不載於成都集記何耶集記作於國
朝使清遠之名果得於古清獻公豈肯略之於簡編之外余久欲
訂正之而無其因先是橋隸邑尉邑尉多苟且違責壘石編木
工不精良不惟簡陋視會府弗稱歲久石且泐木且折勢將圯
敗過者病焉乃於農隙水涸時撤而新之取長卿題柱之語扁

以駟馬因去清遠不經之名記其辯也不廢昇仙相仍之地存
其疑也或曰是則然矣無亦以貴富期待蜀士耶曰余何敢淺
蜀士余所期待又在貴富外名傳信稽事攷迹曰駟馬為宜粵
自六丁開蜀參弁岷峨之英靈恥秦不文德不忍度劍關者百
七十有餘年至漢文翁守蜀始振發之長卿實鍾其英靈者首
入帝京以雄麗溫雅之文動萬乘震一時其後蜀士接軫以進
者皆長卿破其荒議功當為文翁亞文翁創興之學長卿經行
之橋事雖不侔迹皆不當蕪沒余來成都學宮敲傾欲墜已改
築棟宇人謂自成均而下無此壯觀似足以侈文翁化俗之萬

分茲建橋以駟馬名自是長卿之遺蹤亦不泯矣若曰長卿非
全德不爲獨士所多則非余訪古名橋之意也橋石其址以醜
水如堆阜者三屋其背以障風雨如樓觀者十有五楹版其虛
距江底高二十有二尺其修十有七尺其廣二尺甃南北兩溪
以禦衝決翼東西兩亭以便登覽經始於故歲十二月之戊戌
告具於今歲四月之庚辰是役也取餘於公帑則民不知擾責
成於寮案則官無妄費易名以辯千古之疑則所傳或不朽持
是以紀於石尚庶幾無愧辭云

王公隄記

韓已百

梓襟帶二江歲病泛溢大抵武弱而患小涪悍而患大此王公
隄之所以築也涪脅東山迤不克肆蛇行西折荐食城趾月積
歲張故其患視武相絕先是府牧繼植長隄橫遏江要毋使西
顧己未仲秋一夕暴溢高出隄背十有八尺平睨城闔州民惴
恐江落隄潰中流之榘蓋僅有存者閔邱公泳議新厥圖營度
甫畢以命入覲謀用中格今提刑王公通攝府事躬相其宜乃
度水所向退依江埂伐石爲隄三分其役臺任其一凡役之隸
於臺者幕屬董之府任其一凡役之隸於府者職寮董之鄰任
其一凡役之隸於邑者令佐董之部分既定以次受地人競於

功不戒而勸隄成北自劉公隄之缺南自考功隄之址其長上
下總三千六百尺有奇自是歲十月辛酉至明年三月癸亥其
程得百四十日有奇役以工計凡三萬八千四百錢以繕計十
分工役之數而一之糧以石計五分繕錢之數而二之隄崇十
有六尺級而兩之以防圯缺淤濠起土為隄崇八尺廣稱之以
備泛濫江獲安行無所迫隄寂如循牆緩驅徐去隄亦屹嶮延
袤霞截虹臥堅不可犯父老縱觀懽呼舞手知環城萬室自今
足倚此以為命矣於公虛心體道於世無累植德不計於物利
計於功仁風惠澤洋溢蜀左且無幾微見於顏面是區區者磨

三 肆百伍拾叁

百下當有讓字

東山之石以侈不朽於公何有惟夫規畫之詳金粟之耗工役
之度使寂寥無述來者莫考是無以永邦人之賜於無窮也用
敢特書以詔世世俾勿壞公名勲字有功崇慶人蓋吟西南宿
德云慶元庚申六月初八日門生文學掾韓己百門生府簽判許奕書

灌縣治水記

明 虛 翊

蜀守李公冰鑿離堆以治蜀刻深淘灘淺作堰六言於石立萬
世治水者法所以制水出入為旱澇計至矣其用功緩急疏密
之序意自較然漢晉以來率用是法永嘉間李公羸深慮之唐
宋相承世享其利元始肆力於堰無復深淘之意無乃公言不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三下 記

讀月草堂

足法歟假令沙石涌積水不得東潤則雖鎔金連障高數百尺
牢不可拔亦何取於堰哉矧所謂鐵龜鐵柱糜費幾千萬緡者
曾未幾何輒震蕩湮沒茫無可賴方諸籠石廉省今古便焉者
孰得比來民受其困宜坐諸此予竊少之乃檄有司置鑿鑿鉅
壘役夫三千從事灘積以導其堰則仍民之便而已顧工多日
少羣力告瘁未能勉其所欲為究其所當止如公法云者恥也
舊刻相傳在虎頭山鬪雞臺水側其旁歲久剝落索弗獲慮後
之君子無考焉因磨石重鐫碑側云

景川

曹侯開道濬川記

陳南賓

梁居荆揚上流其山連峰接岫道狹僅容足其難如登天行者
或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憩焉氣促汗流竟日不一二程山
谷之水會爾為川奔悍奮擊篙師一失舟楫不可復救羗夷憚
於輸貢商旅怯於往來而拊膺之歎鐘嶂之意所以不能已於
李杜之詩之感也然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川不知其幾千萬年
禹治洪水別九州第梁於八岷嶓之既藝沱潛之既道蔡蒙之
旅平和夷之底績功無以加自時厥後若五丁之開峽李冰之
鑿山亦足尚矣景川曹侯承天子命來蜀以開道濬川為己任
凡東跨永寧西抵松茂南接雲貴北連棧道分方命官指畫規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三下

記

讀月草堂

略曰某水也若是而導之某道也若是而闢之某石也若是而鑿之其思慮皆出人表官屬奉命惟謹經始於洪武辛未訖工於壬申中以農事輟者凡三月四塞之險官屬各有攸司而永寧建昌則又險之險者侯親視之運巧思鑿巨石以通河道為灘者一百九十有三運土木塞險阻以取直徑為橋者五十有四故至雲南大理西番等原其驛舖皆堅固縝密不為一時苟且計其用心亦勤矣既而西北皆以成功告悉如侯指於是輸貢者無難色往來者無愁歎聲使李杜生於今日豈無詩歌以美之哉噫人情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當侯之經營也飛莫

不曰蜀之險阻天造地設自開闢以來未之或治今茲之舉無異愚公之移山也徒斃民耳惟侯不惑於衆人之議而決諸一心躬任其責雖暑雨祁寒不避以八月之勤勞而成千百年之利益智者之所為衆人固不識則聖皇之所特命而責成者夫豈偶然之故哉宜勒諸堅珉以示來者侯名震鳳陽人

渠縣重修琅琊四橋記

吳伯通

渠古邑也地介夔梓之間而隸於果凡泝沿三峽往來於蜀者或舍棹於萬而西上或振策自益而東下必渠渠亦蜀之要衝也其東崇山亘千里自北而南渠江循山西四十里與竝馳山

中之水破山傍出西走而奔注焉官道出江山間故多涉溪澗
 入渠境凡涉溪四邛邛其大者每山雨則湍流澎湃怒號而激
 撞橋輒壞阻溺震駭沾溼行道病焉成化丙午春洪都秦侯自
 諫垣出貳守廣安道出於茲目橋之圯閔行之難其心惻焉思
 濟其難下車未幾適承檄往攝渠治視篆之日選於衆舉義官
 邵君本乾及吳某以作橋事委之侯膚敏闔爽樂易近民敷政
 聽訟既明且恕務不拂乎人情浹旬彌月渠人翕然順之而邵
 等忠勤幹固克濟其謀悅以先民而鼓舞之相與捐資鳩工伐
 石於山治以爲梁瓌瑯功大費博其上下三小溪省三之二肇

功於夏五月及農隙也不踰時而四橋成侯率邑文學偕往落
 之喜邵等之亟於趨事以能有成功也賦詩獎之首尾云隱隱
 虹橋臥急湍平平官道雨初乾行人欲問經營事白髮烏紗兩
 義官蓋不有其功而歸諸下可謂有功而不德能謙君子也邵
 不敢居捧詩謁予山中爲道顛末且曰是役也勞心者我侯勞
 力者我民吾輩受命率衆終其事勞何有焉願爲記之以彰我
 侯之德我民之良能相與以濟此遠圖將鐫之石使後行之人
 視其人以永無忘今日也夫子嘗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吾聞其語矣今見其人也安可無言易曰天施地

生其益無方蓋天地之交陰陽之應一施一受氣通德合故萬物以成君臣天地也上下陰陽也君施臣奉上令下從相交相應志符道洽故萬事以成凡父子夫婦之相與以成厥家皆是理也明乎此而行之謂之學道是故以上則愛以下則順侯之愛一生於心遂發於事克承君施而且能令學道之功不可誣也田野之民初未嘗學一令之以道其順上命以共成其事乃如此道在人心信其固有而非遠也獨憾無以咨之者則凡違令豈皆民之罪哉方今聖君大德猶天施至溥也慨夫臣工有學焉有弗學焉或學焉而不知道鮮克順承而致之民以牖其

七

肆百伍拾叁

心使知順上之道故政事日墮而上貽國家之憂豈有他哉利欲汨其心耳夫人臣惟利之懷則獵取漁奪何所不至至於怨懇竝興猶昧自反而槩曰民頑忿疾橫加焉於是民喪樂生之心災害作矣嗚呼俗焉敝也久矣可勝言哉蓋吾見亦夥矣若使是舉殊異常事真可以愧世俗而振厲之也據春秋重用民力法當得書而事可訓又不可不書故書侯南昌人名昇字叔熙乙未進士刑科給事中以言事謫官出貳吾郡云

中江縣余嶺新道記

張翀

中江當兩川雪貫秦隴行旅之衝實劍外劇縣縣西二十里有

山曰高岷壁立雲巖俯瞰羣峰勢與青城大峨伍山之麓故有
 舖曰雙魚踰雙魚五里溪水自北下夏秋交輔以行潦其悍滋
 甚有司者常橋之號曰高橋橋西上數里爲舖曰飛黃又上十
 里曰方基又十里曰走馬自雙魚而上逆坂重現時相勾連巨
 細石錯嶺巔齒齒行者必擇地然後可投步至走馬稍已又所
 在乏水泉當溽暑時公私往來無以濟渴不死則病循縣西五
 里出雙魚之北歷兩河口蠻洞直距方基走馬之間一徑弦直
 可通轍迹而少迂回演迤艱難攀跨之狀夾徑有井或塞泉錯
 出石罅湧瀾漫羨其聲淙淙疑所謂井深不食者官道不出於

此而出於彼何也新建余侯祺來令之五年不爲苛斂之政縣
 以無事乃屬其土人而告之吾聞道蕪不治司空不視涂澤不
 陂川不梁周單子所以知陳之亡也今官道之利害前人之智
 非不能及此而不肯一舉手或有意舉手而奪於羣咻憚而不
 爲夫智及之而不爲不仁憚於人言而不爲不勇吾無以令爲
 也茲將舍其迂而就其直棄其險而從其易僉其謂何皆應之
 曰然遂以嘉靖四年十有一月庚申刊木夷穢鑿兩河蠻洞之
 道而通之下上連延僅二十里廣加故道三之一并徙雙魚飛
 黃方基三亭於形勢之便區取南之直以易北不傷於民撤舊

九
肆百伍拾肆
亭之材以爲新不費於財首尾兩閱月厥工告成而縣之人忘其勞途之人始得使周行之安也兩河當高橋上游十里其患差小乃廢高橋舊址改剏石橋二於其上爲橋空各三橋之陽爲亭一不侈不陋凡爽可喜榜之曰仰止以休行役之士大夫凡所規畫動適人意旄倪歡呼如出一口按察使呂君道夫適以入覲過而嘉之遂更舊舖之名雙魚者曰余嶺飛黃曰平易方基曰便民用慰山靈而視後來君子於是知余侯之善爲政也予方戍瞿門縣博士李載陽不惜二千里走書曰願有記按周禮合方野廬二氏皆以道路爲職凡舟車輦互叙而行之不

羸作羸

使塞闕而月令以季春之月周視原野開通道路爲訓三代之有司治其職以待四方之賓旅者詳矣蓋秉禮立制而授之官師細大具舉而纖悉無恨此所以爲先王之治非後世所及也去古益遠士之工於取名者羸詘之不知而倣所恃以侈耳目之觀其齷齪者視民之利害恬然不以動其心媮得避嫌朝夕要之二者其操心之私均也然則爲今之吏能舉事以貽百世之利非役志以干譽而求益也而民不以爲病蓋仁者之勇矣於先王之法又深得其遺意雖欲不記其可乎侯字原貞宋尙書襄公靖之後丁卯鄉進士其興學慎獄懾奸惠民之政

十
肆百叁拾陸
皆有明法往歲寧賊之亂潔身以去志操凜凜薦紳間多能誦
之者載陽雲南趙州人及典史徐朝進皆嘗贊是役法得附書

平墓頤灘記

安 磐

蜀之灘以千計戎州之西最險戎以西灘以百計犍爲之墓頤
最險灘在犍爲西十里石牙中橫江水走其上前擁後迫勢不
得不起而立衝撞噴薄叫號怒激聲聞數十里外舟人上下咸
默脛重足睜目屏息以幸無事一失其勢破壞漂溺不可救
人死是灘者歲以千數也昔李冰守蜀鑿豚岷以避沫水之害
豚岷在嘉州犍爲嘉屬邑也相去不遠不應舍之不治然冰之

治水也多沈犀以彈壓湍急犍爲故有沈犀驛豈冰嘗治之而
無成歟抑江流變遷當時水由他道而無是險歟不可知也正
德丙子蘄陽張公思齊以僉憲行縣邑人往訴萬口一辭時適
有畿公可與事公進諸生而語之吾受天子命官以水利爲名
豈一一利之去害乃以爲利也計度安出諸生曰濬其西岷水
折而西灘其可夷公曰然吾意如是驗其同耳具事委曲得俞
監臨監臨者巡按監察御史盧公雍也乃卜乃虔臨江用牲萬
夫齊奮身自爲督壅石爲隄以木爲桿旣鑿旣疏自下而上時
天大寒雪雨交集公撤去麾蓋勞來巡行率至夜乃息凡在役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三下 記 讀月草堂

者益感公意併力趨事兩月告成導江之日人士走觀空其一
邑歡呼嗟嘆不圖成功乃至於此由是灘險遂虛而夜亦可航
矣州倅任君倫邑令王君大衢於斯役與有勞者率諸生余恭
周德詣磐曰代來之險平之一日積歲累年無一舟覆公功大
矣記其可無磐辱公同年與聞始議用紀成事曷其敢辭聞之
活千人者其後必大公之所活何止千人大不大於公無與而
吾人之頌功受賜家尸戶祝當與此江終矣公去蜀之十年始
得次而書之屬邑簿王君某刻石以垂無極

城東新泉記

黃景燮

城東新泉故泉也故泉曷曰新曰以其故之辱也始浚之若新
焉曷曰故之辱出城東百餘步大涂之旁維泉之源脈長而甘
城中井鹵人莫汲汲城之外東門之人資斯泉顧獨出石間僅
勺挹不受巨器浸漬溪流汎淖沮洳牛馬之過飲且溲焉汲者
守泉不得則於溪匪注盈汰澌不可汲踵踵競次旱則復於泉
泓冬尤艱剖冰取甕人息爨俟水之至不汲則於北泉又遠難
致論者咸病東泉云予郊行過泉而喟曰泉哉泉哉曷居於此
爾資之深而功不溥質甚美而蒙不潔斯非爾泉辱哉乃心惻
而新斯泉曷曰新役夫雲集下具如雨巉穿嵯斷深入齒齒泐

然成池汲者如攜不次不勞不獨利東門城中之人咸汲焉崇
者方臺庇之峩亭曲闌四周歛如閉如幽陰寒冽多燠之所不
及牛馬之迹無緣而來觀者顧嗟不識其故故曰新旣成飲亭
下顧泉而賀曰嘻泉哉自有天地卽有爾泉豈無主翁咸莫爾
顧茲惟新在我慶爾泉之遭謬予理守罔敢苟安濬清濯汗託
風在泉竊志焉抑謂我留情事外不急簿領迹亦似之知我乎
將由爾泉乎罪我乎將由爾泉乎爾乃扁亭曰城東新泉而刻
語於石樹亭中

